

早春

古立高

作家出版社



I 247.5
2233

早春

古
立
高

京新登字第186号

早 春

作者：古立高

责任编辑：杨 葵

责任校对：马云燕 祁 斌

装帧设计：张晓光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 453千

印张：18.25

插页：2

印数：0001-1,000

版次：1994年4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ISBN 7-5063-0511-9/I·510

定价：1.3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 一 章	特殊使命.....	1
第 二 章	交错纵横.....	19
第 三 章	泥沙俱下.....	37
第 四 章	贼性难移.....	58
第 五 章	厉兵秣马.....	73
第 六 章	一场虚惊.....	88
第 七 章	前波未平.....	107
第 八 章	军校重逢.....	121
第 九 章	鬼蜮伎俩.....	136
第 十 章	二龙夺珠.....	150
第十一章	后方战线.....	170
第十二章	闪烁迷离.....	185
第十三章	突遭奔袭.....	198
第十四章	死里求生.....	209
第十五章	黄粱一梦.....	223
第十六章	冤家聚头.....	238
第十七章	深入狼窝.....	253
第十八章	南边来客.....	270

第十九章	鬼祟行踪.....	285
第二十章	鱼死网破.....	300
第二十一章	疏而不漏.....	320
第二十二章	拔除毒钉.....	336
第二十三章	漏网之鱼.....	356
第二十四章	腹背受敌.....	373
第二十五章	大敌当前.....	390
第二十六章	凯旋而归.....	408
第二十七章	骨肉亲情.....	422
第二十八章	全军覆没.....	441
第二十九章	血泪教训.....	461
第三十章	军法难容.....	475
第三十一章	出其不意.....	490
第三十二章	舍身救人.....	506
第三十三章	危在旦夕.....	519
第三十四章	军令如山.....	536
第三十五章	鹿死谁手.....	556

第一章 特殊使命

一九三八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旧历年刚过，河冰已经解冻，大沙河、拒马河、唐河的流水，撒欢似地挟着冰块儿拥挤着、碰撞着，沿着回环的山谷向山外飞奔。哗哗哗哗，和沿途村庄那激越嘹亮的抗战歌声交相呼应。

自一月边区政府成立，数日之间，像风吹火燎一般，在晋察冀广大地区，上百个县建立起了抗日政权。县城虽然被日寇占据了，而抗日的烽烟到处延烧，与国民党败退的正面战场恰形成鲜明的对照。仅仅四、五个月，晋察冀军区的八路军已经发展到六万多人。

杨之田率领的王乐抗日义勇军编入了第十支队，杨之田担任了该支队政治处副主任。主任由翁政委兼任，因为杨之田不熟悉军队工作。

去年卢沟桥事变后，几乎村村组织起红枪会，大刀队，子弟兵，连庄会，保卫团，义勇军……和溃兵、土匪进行你死我活的搏斗。于是，各色打着抗日旗号的武装应运而生；他们仿照八路军的称号自称第一路军，第二路军……一直到第十路军，因为早已有了八路军，白洋淀附近的一股武装便改称小八路。还有什么游击军，自卫军，挺进军，救国军……以及宋哲元、阎锡山、孙

殿英、石友三……的残部，沸沸扬扬，真所谓司令如牛毛，主任遍地飞。他们各自为政，任意开条子向老百姓勒索，如若交不出，就吊打硬逼，鸡飞狗跳，民不聊生。

抗日动员会成立之后，村中的红枪会等等统一在了武委会领导之下，取消了大锅饭。去年十一月，聂司令员召开了各路武装联席会，会上一致同意在统一指挥下联合作战，服从军区调度，严格约束部队，秩序才渐渐稳定下来。

但是，这些武装并不都是为抗日而起，各怀异志，那些为升官发财拉队伍的，不愿受军纪的约束，有的流窜出边区，有的争夺地盘拥兵割据；那些真正要抗日的，和八路军协同配合，不断给鬼子以打击，有的请求编入了八路军建制。最著名的要算东北军吕正操司令。

目前留在边区活动的，西域，有阎锡山残部白志沂；西南部，有李树林的第六路，及孙殿英、石友三的溃兵；东北一角面向平津保，最为复杂，有七路二千多人，十路三千多人，铁路以东，还有土匪高顺成组织起来的三千多人，号称保安军。这几股力量较大，总想吞并对方，为争人枪、夺地盘，常发生磨擦和冲突。交火、火并的事时有发生。还互相暗杀，绑架，劫掠，闹得剑拔弩张，不断到军区来告状。因此聂司令员委托十支队和他们取得联系，一方面转达军区的指示，一方面调解他们之间的纠纷，协同对敌。

十支队委任杨之田担任联络工作。哎呀，这份差事真把他搞得焦头烂额。只在今天，就有三个地方群众来告状。一次是告七路士兵强奸妇女；一次是告刘黑八的股匪明火抢劫；再一个是告十路不按边区政府规定，强索猪肉、白面和现洋。还有一个棘手的老问题，就是十路司令赵一昆的父亲赵郎仲，在赵家山集聚了五、七百人，号称神兵，时聚时散，控制着六百多个村庄。抗日民主政府的区、县干部无法进入，更无法征收公粮、组织群众抗

日。一个区干部竟然失踪，杳无音信。前些天，有一班八路军战士路过那里，突遭袭击，一人受伤，一人牺牲，他们且打且退，直到退出了他们控制的地界。这股地主武装割据一方，日本人也打，八路军也打，成了独立王国。支队党委研究过多次，因为牵涉到十路司令，觉得很难处理。曾向赵一昆多次讲过，请他做他父亲的工作，他满口答应，可是一直未见效验。

杨之田回到自己房间，警卫员小薛已经趴在桌上困着了。此时，村剧团的锣鼓早已停息；老乡、战士都已进入了梦乡。万籁俱寂。若不是偶尔远远传来似有似无的炮声，这样平静的夜晚，真不会想到正处在战争之秋。

这位小学教员出身的政治处副主任，虽然只有二十六岁，但他二十岁上——在省立第二师范求学时就入了党。几年秘密工作，把他磨练得娴静而沉着。抗战爆发，他奉命重返家乡，控制了镇上要逃跑的巡警、保卫团，组织起抗日义勇军，迎接了红军——八路军的到来。他多年在教育界，干武装工作，对他是完全生疏的，和这些旧军警、土匪打交道，没有经验，但他有火一样的热情，有一个肯使用的、灵光的头脑。他全身心扑在工作上，踏实、执著，锲而不舍。

“干中学！”这话说得好。“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所有的人都在这么做，对极了。

“学习学习再学习！”他用毛笔，写了拳大的这七个字，贴在自己的房中，做为座右铭。

他和警卫员小薛都躺下了。灯熄后，窗上印出树梢的影子。门板搭的床透着凉气，好冷！八路军指战员没有褥子，杨之田还铺着一个马搭，小薛就躺在光门板上。木炭很少，火早已熄灭，他们蜷起腿，团成一个蛋儿，嘶嘶溜溜吸着冷气。早春的凌晨冷得很，但头脑的剧烈活动，使他渐渐忘记了寒冷。

“政委的意见是对的。”他想。可是支队长、参谋长、三营长

坚持先做七路的工作，说，打蛇先打头，擒贼先擒王，七路最坏，要打它的气焰，教育、影响其他武装。可是十路人更多，而且有杨之田的一个同学在那里作政治主任，容易奏效。如果他们能和我们真诚合作，对其他各部影响就大了。冰之如今怎么样呢？他想着他师范时的老同学，想着他们相处的日子。不论怎样，在抗日这一点上他不会有问题，但他能做得了赵一昆的主吗？他和赵一昆的关系到底怎样？……无法回答。他撂下了这个题目，倒吸了一口气：老谭……他忽然想到谭冠武参谋长隐隐有些不安。这次他二人同去，共同负责。他与他打交道不多，认识也只有几个月，人倒还直爽，只是……不管怎样，应当好好向他学习。可是谭似乎对这次任务兴趣不大。任务重呵，希望别出纰漏，胜利归来。他想着，迷糊着了。

“报告！”门外有人喊。

小薛一轱辘下了床，走到门口，小声说着什么。杨之田也醒了，睁开眼，天还黑着。“谁？什么事？”他撑起身问。

小薛回道：“政委请你马上去。”

翁政委也只有二十七岁，可是他从小在书局学徒，饥饱劳累，患了胃病，因此十分削瘦。然而他精神饱满，走起路来健步如飞，爬山涉水总是跑在前头；工作连轴转，从不知道疲倦。同志们劝他休息，他总是说，凡事赶早不赶晚。他不急不慌，条分理析，什么事都干净利索。对同志，不论上下，和蔼平易，故而都觉得他像个老大哥，虽然谭参谋长已经三十出头，也是这样感觉。

夜里十二点他们才散会，同志们都休息了，他想，应当马上把汇报写出来送上去。困极了，用冷水擦把脸，举起双臂活动几下，又坐在桌旁。无论如何要争取他们继续留在抗日阵营。传说七路司令孟和臣与保定出来的人过从甚密。不能肯定，但也不能排除他与日寇发生勾结的可能。要先把十路稳住。同时要多注意

七路和其他武装的动向。赵家山怎么办呢？只好先放一放。对这个问题，他仍感到十分挠头。……对谭冠武，要打防疫针，老毛病总改不了！

“老翁，啥子事噢！天还没亮哎！”说曹操，曹操到。他高声大嗓地喊着，一步跨进门槛。谭冠武总是这样子。一个标准的“军人”。他令行禁止，阶级服从，说干就干，从不迟延。可他又有个大大拉拉的脾气，对下级、对平级口气总是那么大；不仅对老战友祖支队长，对翁政委有时也是这样。他身材颀长，黑瘦脸膛，像青铜雕刻而成。他的脸模长得有点怪：嘴角下垂，眼角上挑，笑起来挺滑稽，凶起来教人害怕。他一屁股坐在桌旁，大大咧咧道：“鬼子有动静啦？”

翁政委道：“哪里是鬼子，七路和十路又干上啦。看起来你们要提前出发了。”

“七路……娘卖×，解决了算了！他们不打鬼子，还老扯我们的后腿！”

“老谭，又发谁的脾气呀？”随着话音，年轻精干的、带点书生子脸模的祖支队长走了进来。他高矮与杨之田相似，十分适中，但比杨之田显得健壮、英武，一双忽溜溜明亮的大眼，透着机警、敏捷和果敢。

“老祖哎！你听听！他娘的，狗咬狗，又干上了。噫！你们能不能考虑考虑我的意见向上级打个报告啊？”谭冠武摇着头说。

“哈，打什么报告？”

“强制收编结了！”

翁政委向他作个手势，让他坐下，讲了七路下属刘黑八派人来告状的事。这刘黑八原是一个惯匪，因崇拜山东大响马刘桂堂——刘黑七，所以自称黑八。早年他手下有百把人，农忙时解散，农闲时啸聚一起，窜扰山区，劫掠钱财，裹挟妇女，做黑市买卖。抗战爆发，因为惧怕赵一昆收拾他，投在了七路司令孟和

臣手下，孟和臣给了他个独立支队的番号。他搭起三个团的架子，却由于名声太臭，招不到人马，依然是那一百多喽罗，十路部队借口刘黑八侵犯了他们的防区，不仅把他们搜刮来的大批粮草夺去，还把押运粮草的一排士兵缴了械。现在又把刘黑八的部队全部包围，逼迫他们缴枪。刘黑八一面派人往七路求援，一面派人进山向八路军告状，请求八路军制裁十路。

本来已经决定由谭冠武、杨之田带领一营下山，一面打击日寇，一面向各路武装传达军区指示，反映群众意见，宣传边府法令。谭冠武听了更加按捺不住，急道：“什么时候走？”

翁政委望了望祖支队长：“我想今早就出发。所以把你们找来……”

“好！”谭冠武抢先说，而且急急站了起来，在房中来回走了几步，咬着牙道：“这些狗娘养的，好好教训教训他们！”

“老谭，要注意政策噢！”翁政委趁此又给他打个“预防针”。叮嘱他要好好和杨副主任合作，互相取长补短。

“政委，你放心，我会好好帮助他的，你不用多嘱咐。”他打着保票，透着慷慨。“你们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一定胜利完成任务。”

他生来性急，听说走，就坐不住了，急不可待地又来回走了几步，唾着嘴道：“杨副主任怎么还没来？这个同志呀，还是那么地方习气！当兵了嘛，要有一个当兵的样子嘛！这一点，我要好好敲打敲打他。”

说着杨之田走进屋来，见他们都来了，便沉静地微笑着道：“呵，我来晚了，没误事吧？”

他的两颗小虎牙闪现着，似乎总在微笑。谭冠武斜他一眼，心里道：拖泥带水，还有啥好笑噢！而且你看，风纪扣也没系，进门便把军帽摘下来放在桌上，这种坏习惯不改怎么成？设若发生紧急情况，帽子还要不要？！瞧瞧！留着剪发分头，男不男女

不女，像个什么样子啊！

翁政委道：“通知你晚了，来得及。”他请他坐下，又简要说了一遍，并问了问他那个老同学的情况，考虑着道：“老杨，一定要做好他的工作。他们有三千多人枪，装备也比较好，是一股很大的力量哩。”

杨之田点着头。

他们又研究了一些问题，翁政委最后说：“你们和一营组成个临时党委，杨之田同志担任书记，谭冠武同志任副书记，加上营总支的委员，形成一个领导核心。去准备一下吧。”

谭冠武不禁张开嘴，瞪大了眼睛。

杨之田稍沉片刻，诚恳地道：“书记由老谭同志担任吧，我做副职。不是推脱，我对军队工作还不大熟悉，老谭同志是‘老部队’了，比我熟悉。”

谭冠武斜他一眼，又望望祖仰星支队长道：“有书记就行了，还要什么副书记！”

翁政委道：“我和支队长商量过的，两个人共同负责，就这样定了吧。”

他们两个都不好再说什么了。只是谭冠武感到伤了自尊心。暂不论资格，杨……只是一个副主任嘛，又没有部队工作经验，只是墨水喝得多一点，嘴巴子能讲一套！翁……当然，可老祖莫非也……？好吧，那就看他的吧！领导决定了，有啥好说。

谭冠武、杨之田他们中午正在一个村庄打尖，突然听到枪声响。而且越来越近。不仅有机枪、步枪，还有手榴弹的爆炸声。是鬼子还是什么部队？一时很难判断。谭冠武命令队伍准备战斗。他和一营长爬上对面一个较高的山包向前瞭望，左边山挡着，什么也看不见。眺望东方已是大平原了。不一会儿，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是七路和十路在打，离此只有二十来里路。

“娘卖×！这些狗娘养的，要狠狠整一整！走，出发！”谭冠武向一营长下了命令。

走出十多里路，远远看到刘黑八的部队守在一个山头上，被十路四面包围住，双方对峙着，有一下无一下地打着冷枪。谭冠武、杨之田和一营长、教导员站在山上向前观察。望了一会儿，谭冠武眯起眼望着杨之田拉着长声道：

“杨副主任，你看怎么办呀？”

杨之田不能不拿出方案，他建议首先派人去劝阻十路停下火来。

谭冠武挺着肚子，昂着头道：“好哇，那么派谁去呢？”

“我去吧。”杨之田稍一停顿，毫不犹豫地说。“只要见到冰之事就好办了。”

谭冠武斜他一眼，想，这位书生子吃“将”，不禁心中笑道：真是秀才上阵不知深浅。

“情况不明，怎么能深入他们内部噢！老弟，要吃家伙的！”

“你的意见呢？”

“应当接近他们的阵地，命令他们停火。”谭冠武决定似地说。

杨之田点点头，“好，我到那个山包上去喊他们。”他向警卫员小薛挥了下手，就向前走去。

“等等！”谭冠武喊住他。“你怎么过去？”

“从这道山梁上栽下去，比较抄近。”

谭冠武走过来，拍拍杨之田的肩膀，笑道：“我的杨副主任，你真能开玩笑。你从这条沟里怎么翻过山梁？——梭子机枪打过来，哈，就吃啥也不香了。打仗哎，只靠嘴巴子不行嘞，要学会打仗这一套本领才行啊。还是我去吧。要从左边迂回过去，从那个山嘴儿抹过去。”

一营教导员替杨副主任有点过意不去，可是杨之田却十分坦

然，道：“是的，这边地形比较好。”说着他又要走，谭冠武一把拉住他。

“我去，你在这儿和一营长掌握部队。”他不容辩驳地喊：“齐营长，给我调一个司号员，派一个班来，带一挺机枪。”他又转向杨之田说：“老杨同志，对这些土匪队伍不能菩萨心肠哎，要警惕他们搞鬼。”

他讲得有道理。可是要小心引起误会。杨之田正琢磨怎样说出自己的想法，一连一个班跑步到来。

“几连的？”谭冠武吼似地眼望着天喊。

“一连的。”一个战士立正答。

“你是班长？”

“是！”

“叫什么名字？”

“郭子刚。”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战士，挺着胸回答。他英气勃勃，长得十分俊气。

“啊——王乐连的，是跟杨副主任来的。”谭冠武打量着他好像想起什么说，“听着！看我的指挥，他们要敢搞鬼，向我们挑衅，绝不要手软！要给我狠狠地打！”

“是！”

“随我来！”谭冠武说罢，一招手向前走去。既不征求杨之田的意见，也不和一营干部商议。教导员望了杨副主任一眼，只听杨副主任道：

“部队隐蔽在沟下边，各连都再讲一讲，不准随便开枪，也不要随便喊叫。要有组织地进行工作。”

一营长布置了警戒哨，他们一齐到连里去了。

谭冠武带着郭子刚班，绕过山嘴，爬过两道山梁，接近了十路阵地。两山对峙，不过二百公尺。看来这儿正是他们的指挥部。

但十路只管注意正面，没有留意侧翼的情况。谭冠武他们喊了几声，对方似没有听见。

“司号员，吹号联络。”谭冠武命令说。

哪料号声一响，随着号声打过来一梭子机枪，在山棱线上扫起一溜烟尘。他们立时卧倒下来。谭冠武禁不住骂起娘来。可是他终于没有命令还击。

“喊！让他们领导答话！”谭冠武向郭子刚吼。

郭子刚有一副嘹亮清润的好嗓子。还有副班长孔抗敌，个大力大，喊起来比喇叭还响。

对面山上并不答话，有四、五个人正围着一个黄脸大汉说着什么。他大约三十多岁，穿一身黄色线哗叽棉军装，越映衬得他那张脸蜡渣儿般黄。山风刺骨，他却敞着怀，歪戴着帽，用手指着谭冠武他们向一个头目大喊：“管他什么八路九路，给我打！我和他们井水不犯河水，想骑在我头上屙屎，做太上皇，门儿也没有！哼！让他们知道知道我姓秦的，不是谁愿捏咕就捏咕的软面窝窝！”

“旅长，这样……恐怕……”

“怕什么？天塌我顶着！去！”黄脸汉子又向另一个络腮胡子喊：“张团长，刘黑八也不过百把人，你三百多人，就攻不上去？你……”

“旅长，这帮土匪打枪忒准，我们已经阵亡了六个人，还有十几个人挂彩……”

“真他妈熊包蛋！你去给我讲，刘黑八和咱们赵司令是血海夙仇，打死、活捉刘黑八的有重赏！——官升三级，赏银洋壹千块！”

“可七路司令孟和臣……”

“孟和臣算个屁？赵司令早想收拾他啦！现在要一刀一刀地拉，到时候他想降……还站着干么？给我滚！拿不住刘黑八，我

先宰了你!”

那团长气得哆嗦着，一翻身去了。

一个穿长衫留着仁丹胡的趋上前来，小声道：“旅长，您瞧，八路摇旗子呢。”

“摇旗？说什么？”黄脸大汉问。然而没有一个人懂得旗语。他拔出腰里的盒子枪，走向前去，看了一会儿，骂道：“妈的！是叫咱们投降吧？撂倒他！”说着他甩出一枪，二百公尺距离，驳壳枪根本打不着。“机枪！给我照准打！”他挥着手枪喊。

对面山上司号员钟根生，开始隐着身子打旗语，后来见他们没有开枪，以为他们看懂了，便站了起来，继续摇着。哪料对方的机枪突然将他打倒。但他立时又坐起来，只见袖子里流出了殷红的鲜血，滴滴嗒嗒滴在山石上。

“根生！”挨他爬着的孔抗敌上前抱住他。

“打住我的胳膊了。”司号员缓缓地说。他的脸色黄了。第一次挂花他有些紧张。可是他说：“二愣哥，别急，别慌，不碍。”他咬住牙，瞪大眼说。

战士们都围上来，一面骂着，一面七手八脚打开急救包给他包扎。

谭冠武再也忍不住了。“你们吵吵什么！不要扎堆！散开！”他喊着，拣起那两面小旗，向对方摇了几下，喊：“不要打枪！我们是八路军！”

又一梭机枪打过来：“打的就是你老八！孙子哎，你们和刘黑八串通一气，要干啥！”

不论怎么喊，他们直是不听，只管开枪乱射，打得尘土飞扬，山石迸火。谭冠武的愤怒也冒到脑门子上了。他从牙缝里小声骂着：“娘卖×，我消灭你狗娘养的！警卫员！去传一营长，让他把队伍带上来！”

副班长孔抗敌抖着拳头小声道：“太好了！收拾他们！”

战士们也都激愤起来。郭子刚心中也非常赞成，可是他没有吭声，隐隐地有点担心：一打起来，双方必定要伤人，还怎么团结他们呀？

“子刚，咱要想法夺他那挺轻机关。嘿！响得真脆。先说下，夺过来分给我使。”小名二愣子的孔抗敌独包独揽地说。

郭子刚正要回答，谭参谋长的警卫员小田带着杨之田和小薛上山来了。

“老谭，怎么样？”杨之田急急向他奔过去。

“姿势低点！”谭冠武向他喊一声。随着喊声子弹嗖嗖掠空而过。“怎么样？听见了吗？这帮土匪本性难改，不听招呼，竟敢把我们的司号员打伤！反了！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他们！先把他的指挥所搞了再说！然后我们去找赵一昆算帐！”

杨之田“呵”了一声，定眼观察着对面山头，思索了一会儿，用商量的口气道：“老谭，这样搞怕不妥当吧？还是应……”

“有什么不妥当？有言在先，他们一致同意服从军区统一调动，团结合作抗日，可现在把枪口对准了我们，这些土匪流氓向来是软的欺硬的怕，给他点厉害瞧瞧就老实了！”他眼里仍喷着怒火，咬牙骂着：“娘卖×，太可恶了！嗯，一营队伍怎么还不来？”

杨之田道：“我让他们先等一等，等……”

“什么？你——”谭冠武身子向后一闪，挑起眼角，瞪圆了眼睛，“你怎么可以随便取消我的命令？警卫员！你再去传一营长，让他把部队立刻拉上来！”

警卫员小田不敢怠慢，按住屁股上的盒子跑步去了。

杨之田走过来，用手抚住谭冠武的肩头，和声道：“老谭，我来和你商量……”

“有什么可商量的！”谭冠武一甩胳膊，呼呼喘着粗气，怒不可遏地吼道，“想不到你这样乱弹琴！军队，要维护首长的威信，懂不懂？不能像老百姓似的，朝令夕改。命令错了也要执行；明明

